

译道寻踪：许钧的翻译与翻译研究之路

Tracing the Path of Translation: Xu Jun's Journey in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许 方 (Xu Fang) 许 钧 (Xu Jun)

内容摘要：在近半个世纪的翻译历程中，许钧积累了丰富的翻译经验，对翻译活动有着越来越深刻的理解，提出优秀的文学翻译家应当善于发现经典、成就经典。同时，许钧注重翻译实践与翻译理论的互动，对翻译的本质特征与价值做了全面的思考与探索，强调译者应坚守伦理立场，从翻译本质出发，认识、尊重与再现不同语言与文化的差异性。在新的历史时期，许钧进一步深化对翻译的认识，认为翻译应该秉持开放的精神，发挥创造的力量，承担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历史使命，努力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

关键词：翻译；文化多样性；翻译本质；翻译价值；译学探索

作者简介：许方，华中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学与法国文学；许钧，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中华译学馆馆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第七届外国语言文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中国翻译协会原常务副会长、国际法语国家组织“五洲文学奖”评委，并担任 *META*、《外语教学与研究》《中国翻译》等国内外近 20 种学术刊物的编委，翻译出版法国文学与社科名著 30 余部。其著作《文学翻译批评研究》《翻译论》《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翻译对话录》《翻译学概论》《傅雷翻译研究》等多次获国家与省部级优秀成果奖。

Title: Tracing the Path of Translation: Xu Jun's Journey in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Abstract: Throughout nearly half a century of his translation journey, Xu Jun has accumulated extensive translation experience and gained an increasingly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translation activities. He advocates that the outstanding literary translators should excel at discovering and establishing classics. At the same time, Xu Jun places emphasis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ranslation practice and translation theory. He has undertaken a comprehensive contemplation and exploration of the intrinsic features and values of translation, highlighting that the translators should adhere to ethical principles, recognize, respect, and reproduc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various languages and cultures. In the new historical era, Xu

Jun further deepens his understanding of translation, maintaining that it should be carried out with an open spirit and creative force, bearing the historical mission of safeguarding the world's cultural diversity, and strive to promote cultural exchanges and mutual enlightenment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Keywords: translation; cultural diversity; nature of translation; value of translation; exploration of translation studies.

Authors: **Xu Fang**, Ph.D. in French literature, is Director and Associate Professor of the French Department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430074, China). Her academic research focuses on French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Email: xufang1104@hust.edu.cn). **Xu Jun** is Senior Professor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at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Director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Convenor of the 6th and 7th Evaluation Groups for Foreig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Disciplines, Academic Degrees Committee of the State Council, Standing Vice President of Translators Association of China, Judge for the Prize of the Five Continents of the Francophonie, and editorial board member of nearly 20 academic journals at home and abroad, including *META*,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and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He has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more than 30 French literary and social science classics. His works, such as *Studie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Criticism*, *On Translation Theory*, *Dialogues 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Introduction to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Studies on Fu Lei's Translation Works*, have won numerous national and provincial awards for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Email: xujun@nju.edu.cn).

一、走向他者，发现经典，成就经典

许方：许钧教授，您好。谢谢您给我机会，一起回顾您的翻译与翻译之路，探讨您的翻译人生和译学追求。学界都知道，您于1975年2月毕业于南京解放军外国语学院法语专业，毕业后留校任教，再过半年，就整整50个春秋了。您在多个不同场合说过，在这近半个世纪的历程中，主要是做了三件事：翻译、翻译研究和翻译教学。我想知道，您是怎么走上翻译之路的。

许钧：我走上翻译之路，可以说既是偶然，也是必然。我的专业是法语，因此肯定要和各种形式的翻译打交道。但真正让我萌生文学翻译念头的，是我的法国留学生涯。1976年我到法国勃列塔尼大学留学，留学期间，我读到了很多国内无法读到的当代法国文学作品，被法国语言文学的美深深吸引。我在如饥似渴阅读这些作品的同时，也有一点遗憾：由于语言的障碍，这些作

品尚未被我的同胞们所了解。出于与更多人分享美和精神财富的希望，我萌生了翻译的念头。如果说有什么神秘力量指引我进入翻译领域，我想最重要的应该就是对语言文字的迷恋，对法国文学的喜欢。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傅雷的翻译一直吸引着我。尤其是1978年秋季留学归国后，国内兴起外国文学热，傅雷翻译的许多名著，如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我那时刚回国不久，总是有一种冲动，想像傅雷那样，把自己喜欢的法国文学作品翻译过来。真正有明确的翻译目标，开始动手做文学翻译，是因为与南京大学的钱林森老师结识，他那个时期在巴黎教授中文，听我说想翻译文学作品，他特别支持我。我和他合作翻译的第一本书，就是从外国友人那儿要来的原作，书名叫《永别了，疯妈妈》，1979年在法国出版，获得法兰西学院小说奖。这部书在1980年开始译，1982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人民日报》《新华日报》等报刊发了书评，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许方：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翻译，您一发而不可收，四十余年来，前后翻译了三十多部法国文学作品和法国人文社会科学名著，近一千万字。做过翻译的人都知道，无论是文学翻译也好，还是人文社科翻译，都是非常困难的事，可以说是不可为而为之。到底是什么力量支撑着您？

许钧：翻译确实很难，但却有着不可抵挡的吸引力。读到好书，与作者相遇，是一种幸福，我称之为“历史的奇遇”。如傅雷与罗曼·罗兰相遇，李健吾与福楼拜相遇，郭宏安与加缪相遇，都是翻译史上的佳话。我在法国留学时，读过勒克莱齐奥的《诉讼笔录》，是他23岁时出版的处女作，获得勒诺多奖，可我当时基本没有读懂，不明白好在哪里。几年后，钱林森老师得到了勒克莱齐奥的新作《沙漠》，该书获1980年的保尔·莫朗文学奖。我读了以后，感觉与《诉讼笔录》是不一样的写法，有吸引人的故事情节，语言很美，节奏感很强，而且觉得思想很有批判性，于是写梗概，还试译了两章，与钱林森老师一起推荐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译本名为《沙漠的女儿》。通过翻译，我对勒克莱齐奥有了越来越多的了解和理解，感觉他的作品别具一格，具有诗意。后来，我一直很关注他的作品，他有新作出版，都会寄给我，记得有一部叫《流浪的星星》，他在书的扉页赠言，还画了一颗星星。我们因翻译结缘，成了朋友，四十多年的交情，一直在延续，在加深。这应该就是一种巨大的推动力。

许方：因翻译而结缘，这确实给译者以力量。但翻译也是巨大的挑战，比如您参与翻译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该书被译界称为天书，翻译之难可想而知。《追忆似水年华》作为意识流的开山之作，与《尤利西斯》并称为双峰，在西方文学作品中具有重要地位。在您的翻译生涯中，这部书的翻译应该具有别样的意义。首先从难度上看，这部书无疑会给您带来巨大的

障碍；其次作为译者，面对这样一部世界的经典文学作品，译介的压力肯定很大。刘云虹教授在“文学翻译生成中译者的主体化”一文中，对译者的主体化过程做了开拓性的研究，对译者的主体意识、伦理立场与创造行动做了分析。¹对于这部经典作品的翻译，您一定有很多体会与领悟，能否请您与我们做一分享？

许钧：参加翻译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在我的文学翻译道路上确实具有特殊的意义，有很多收获。文学翻译，文本的选择特别重要，对待原文本的态度也很重要。一个译者，应该要有明确的翻译追求，坚守翻译的伦理立场。翻译具有开放性，要主动敞开自身，走向他者。翻译《追忆似水年华》，必须要深刻理解普鲁斯特的文学特质。就《追忆似水年华》而言，我们发现普鲁斯特的独特性首先表现在其对语言陌生性的追求中，这种语言的陌生性构成了所谓的“外语性”，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异质性”。这种异质性会给翻译带来挑战。面对经典，译者要无愧于经典，让自己的翻译能够参与经典的构建，去成就经典。

许方：我曾读过您的一篇文章，您明确提出，要“从文本出发，在微观的层面去发现抵抗的原因，触及抵抗与考验的张力，去观察抵抗的种种表现，在异的考验中，在语言探索的层面，去拓展翻译有可能为母语带来的新的可能性”（“在抵抗与考验中拓展新的可能”6）。您在翻译《追忆似水年华》的过程中，到底遇到了怎样的困难？

许钧：在实践的层面上，我在翻译中遇到了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作为开意识流之先河的作家，普鲁斯特笔下那些“多层次的曲折复杂的长句”“明喻暗比的妙笔”以及独具个性的修辞风格，给翻译造成了巨大的障碍。而参加翻译全书的有十五位译者，其中大都是有经验的翻译名家。那么他们是如何处理这些障碍的呢？长句的处理有什么方法？比喻的翻译需要注意哪些要素？十五个人翻译一部作品，风格如何统一？作者的风格与译者的风格如何协调？每一个译者在处理同一类型的障碍时是否采取同样的手段？这部被法国文学界称为不可翻译的“天书”到底有哪些不可翻译的因素？面对这些困难，我们不能回避，要去思考，去寻求可能的解决途径。除了这些实践层面的问题之外，在理论的层面，也同样提出了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如法语的句法结构和汉语的句法结构存在很大差异，那么如何传达普鲁斯特具有创造性的句法手段的表达价值呢？风格是一部文学作品的生命之源，那么到底应该如何去传达普鲁斯特的风格呢？普鲁斯特善用比喻，各种比喻中的文化因素和情感因素如何传达？这些问题，不仅是译者的问题，也同样许多专家和普通读者的问题。比如在《追忆似水年华》中文版问世后，就有不少读者

1 参见 刘云虹：“文学翻译生成中译者的主体化”，《外语教学与研究》4（2022）：590-599+640。

质疑译文风格的统一问题，也有专家提出普鲁斯特的叙事风格的传达问题。正是面对这些问题，我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以国际译坛公认“极难翻译”的巨著《追忆似水年华》的第一个汉译本（译林版）为研究对象，结合中国文学翻译批评的现状，借助文学翻译研究和文学翻译批评研究的新成果，从实践出发，通过对译文多层次、多角度的评析，在研究文学翻译的基本原则和方法的同时，对文学翻译批评的基本范畴、原则和方法进行探讨，同时，为广大读者释读《追忆似水年华》这部世界名著提供新的视角。一旦从具体问题中归纳出具有普遍性的要素，便有了理论升华的基础。而从具体问题的研究中提升出的理论要素往往具有理论的启迪功能或方法论的参照意义。《文学翻译批评研究》（1992）应该说是我在这方面进行尝试的一个例证。

许方：从翻译实践中，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寻求合乎您的翻译原则的翻译方法和策略，进而进行理论探索，形成您的翻译实践与理论互动的鲜明特色。您在很多场合说过，翻译文学经典要致力于“拓展并丰富经典的生命”（“经典的阅读、理解与阐释” 2）。但同时，您还提出文学翻译家不仅要成就经典，还要善于发现经典。在您的翻译生涯中，这样的发现多吗？

许钧：一个翻译家的价值，就像一个评论家的价值，当作者还没成名时，好的评论家能够发现作者的价值，能够对他做出非常重要的阐释，能够拓展、丰富作品的生命，让这个作家能够被发现，一个译者也同样如此，好的译者应该发掘作者。我们做文学翻译，都强调要翻译经典作品。经典有两种，一种是在文学史上已经有定论的经典作品，如我翻译的巴尔扎克的作品《贝姨》《邦斯舅舅》、雨果的《海上劳工》，参加翻译的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这样的经典，富有价值，值得翻译，有必要时也值得重译。这些经典，都是别人发现和认定的经典，能不能自己去发现一个一流、二流作家，去发现经典作品呢？能不能从三流甚至还不入流的作家中，看到一个潜在的一流作家呢？译者应该有这样的发现，用自己的眼光去发现一流作家、经典作品。我翻译的法国文学作品，有的是公认为经典的作品，有的是老一辈学者约我翻译的具有经典地位的作品，也有相当一部分，是我在阅读法国当代文学作品中，自己发现、自己选择翻译的文学作品。我一直勉励自己，好的文学翻译家，应该努力去发现经典，发现原作的特质、价值，并通过自己的阅读、理解、阐释与翻译，去成就经典，让原作在新的文化语境中获得新的生命。

二、坚守伦理立场，维护文化多样性

许方：近半个世纪以来，您做了大量的翻译。学界都知道，您有丰富的翻译经验，对翻译有深刻的理解，您对翻译本质与翻译价值的探讨，对于我们从事翻译与翻译研究的青年学者来说，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在阅读您有关翻译的著述中，发现您非常强调翻译的伦理问题。您在“当下翻译研究

中值得思考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提出了四个重要问题，其中之一就是：“翻译是否应该恪守伦理原则？”（3）关于翻译的伦理问题，您还专门与刘云虹教授有过深入的探讨，那次对谈的题目为“异的考验——关于翻译伦理的对谈”。¹能否请您讲一讲您为什么这么重视翻译的伦理问题？

许钧：谈到伦理问题，我马上会想到聂珍钊教授的《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聂教授的理论有个基本的出发点，那就是文学不仅是语言的艺术，更是一种伦理行为，文学创作应该有道德立场与使命担当。聂教授在他的这部著作的第五章，专门论述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道德传统，强调了文学批评的道德责任。²在我看来，译者在翻译活动中必须有伦理立场。从翻译活动的本质去看，翻译就是要建立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所以我强调，翻译应该突破自我，敞开自身，走向他者。只要与他者发生关系，就有一个对待他者、对待差异的问题。这就是一个伦理的问题。在长期的翻译活动中，我渐渐认识到不同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差异性构成了翻译的必要性，那么，如何认识与对待不同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差异性，这应该成为翻译的伦理研究的重要内涵与本质目标。

许方：您曾说过，翻译因异而起，为异而生。对他者的开放，对差异的尊重，对不同文化特征的尊重，在翻译中尽可能地再现不同文化的特质，构成了您所说的翻译伦理立场。您在自己的翻译中是这么去做的，同时在新的历史时期，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进程中，您更是强调翻译活动应该坚守伦理立场。您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做“翻译选择与文化立场——关于翻译教学的思考”。³实际上，文化立场关涉伦理立场。没有建立正确的翻译伦理观，没有对他者的尊重和了解，在翻译中就不可能建立正确的文化立场，处理好翻译有可能建立起来的文化关系。

许钧：你说得对。从事翻译活动，建立正确的翻译伦理观非常重要。翻译活动，第一个就是要处理好原作与译作的关系问题。译者，对翻译都应该有真善美的追求。但不同译者可能会有不同的追求重点。许渊冲先生做文学翻译，是把美放在第一位的。他认为，创造美，是他的追求与快乐。他坚持这样的观点，自有他的道理。但对我而言，翻译求真是第一位的。没有真，美与善都谈不上。所以，翻译中忠实问题，就像一条红线，贯穿翻译活动的历史。也像一块试金石，起着检验译者伦理立场的作用。在翻译实践中，我特别重视原作，尊重原作，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叫“试论译作与原作的关系”，特

1 参见刘云虹、许钧：“异的考验——关于翻译伦理的对谈”，《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2（2016）：70-77。

2 参见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01-103页。

3 参见许钧：“翻译选择与文化立场——关于翻译教学的思考”，《中国外语》5（2021）：1+12-15。

别强调译作与原作之间应该保存其天然的血脉关系，要着力再现原作的特质。¹在翻译遇到语言和文化层面的抵抗时，不能回避，不能大而化之。做文学翻译的人，大抵都有过“抵抗”的遭遇。最常见的情形是，原作中一些鲜活而独具个性的表达，在目的语中会遭遇极力抵抗，抵抗的原因有多种：因为词汇的空缺，难以找寻到对等的表达；因为原作的表达太具异质性，难以在目标语中寻找找到相融的可能。面对原作对目的语提出的挑战，翻译者的态度与行为便显示出各种样态，有妥协的，有任意改造的，有归化处理的。但也有接受挑战的，在目的语对原作的抵抗处，去寻找新的可能性，在异的考验中，在自我与他者的直接抵抗中，探索语言新的可能性，拓展新的表达空间。

许方：我读过您的不少译作和译学论著，可以看到，您的翻译原则与您的理论导向是完全一致的。您主编过不少译丛，从中可以发现您对于他者和差异的尊重，不仅仅表现在您的翻译方法与译作上，也体现在您对翻译文本的选择上。比如，您主编过“西方文明进程丛书”、“日常生活译丛”。从您选择推荐给中国读者的这些书中，可以看到您的初衷，那就是作为一个译者，要关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明，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和文明的互鉴。

许钧：刚才，我谈到译者应该坚守伦理立场。这么多年来，我对翻译的认识在不断加深。我越来越感觉到，翻译，不仅仅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更是不同文化的交流，具有跨文化的本质特征。有了这样的认识，我确实在选择翻译文本、组织大型译丛方面下了不少功夫。在理论的层面，我明确提出维护文化多样性，是翻译的使命。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文化多样性与翻译的使命”。²文化多样性是交流、革新和创造的源泉，是人类共同遗产，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态平衡那样不可或缺。翻译是因人类相互交流的需要而生，从这个意义上说，寻求思想沟通，促进文化交流，便是翻译的目的或任务之所在。如果说翻译以克服语言的障碍、变更语言的形式为手段，以传达意义、达到理解、促进交流为目的，那么把翻译理解为一种人类跨文化的交流活动，应该说是一个正确的定位。从这一定位出发，我们便不难理解翻译在人类文化发展进程中所起的作用了。此外，维护文化多样性，建设世界和平文化，需要翻译活动所体现的开放与交流的文化心态。人类的社会始终处于不断发展的状态之中，而人类社会越发展，越体现出一种开放与交流的精神。人类社会想要走出封闭的天地，首先必须与外界进行接触，以建立起交流的关系，向着相互理解共同发展的目标前进。不同民族语言文化之间的交流，是一种需要。任何一个民族想发展，必须走出封闭的自我，不管你的文化有多么辉煌，多么伟大，都不可避免地要与其他文化进行交流，在不断碰撞中，甚至冲突中，渐渐相互理解，相互交融。而在这样一

1 参见许钧：“试论译作与原作的关系”，《外语教学与研究》1（2002）：15-21。

2 参见许钧：“文化多样性与翻译的使命”，《中国翻译》1（2005）：41-44。

个过程中，翻译始终起着重要的作用。在世界化进程不断加快的今天，我们应该关注语言问题，从跨文化交流、国际关系民主化和世界和平文化建设的高度去认识语言的多元与文化多样性的关系，去理解翻译在当今世界所肩负的历史使命。

许方：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翻译对推动文化交流确实起到很大作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文化走出去被提高到战略的高度。翻译活动发生了很多变化，表现在翻译的重点、翻译的方法和翻译的路径等各方面。在您看来，以前的外译中与现在的中译外，在文化交流层面，其目标是一致的吗？

许钧：你提了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以前我们中国翻译界主要从事外译中，把外国的文学、文化、思想介绍到中国来，现在我们翻译界又主动地把中国文学、文化和思想译成外语，介绍到域外去。从路径上看，是不一样的。但是，如果我们从跨文化交流的高度去看，中国文学外译、中国文学走出去，回应的正是丰富世界文化的需求。在与刘云虹教授有关翻译伦理的对话中，我特别谈到：“文学对外译介与传播中的翻译方法问题，就其本质而言，折射的是跨文化交流中如何看待语言文化异质性、如何对待他者文化的伦理问题，非常有必要从翻译伦理的角度进行深入思考。中国文学‘走出去’不言而喻是一种跨文化交流，但这不能仅仅体现在形式上两种语言之间的转化，而要在真正承认差异、尊重差异的基础上确实树立一种双向交流的观念，这种交流既是不同文化间相互的沟通，更是不同文化间平等而长远的对话与融合。这是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深层次目标和意义所在，也是翻译这项跨文化交流活动的根本任务与使命所在”（刘云虹 许钧 74-75）。从本质上看，无论是翻译世界，还是翻译中国，本质的诉求是一致的，那就是维护文化多样性，让世界文化更加丰富、灿烂。

三、从翻译出发，拓展人类精神疆域

许方：您坚守翻译伦理，推动中外文学与文化交流，做了很多的工作。您刚才在谈话中，提到了勒克莱齐奥，他是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您是因为文学与他结缘的，在四十余年的交往中，你们建立了深厚的友情。而这一友情又把翻译推向了新的维度，从文学交流，到文化交流，再到精神与思想层面的交流。我读过您在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的一个演讲稿，题目为“文学翻译、文化交流与学术研究的互动——以我和勒克莱齐奥的交往为例”。您谈到，从翻译出发，可以在多个层面有所收获。¹

许钧：回顾自己走过的翻译之路，我深刻地感觉到，翻译已经融入我的生命之中。在北京大学人文工作坊谈文学翻译，我说过，翻译者是世界上最

1 参见许钧：“文学翻译、文化交流与学术研究的互动——以我和勒克莱齐奥的交往为例”，《外语教学》3（2018）：71-77。

幸运的人。我有幸翻译过巴尔扎克、雨果、普鲁斯特这样的文学大家，能有机会跟他们神交与对话，是一种幸运。通过翻译，我有机会接触到加利、勒克莱齐奥、德里达这样的政治家、文学家和哲学家，进入他们的精神世界，借助“异”之明镜照自身，认识自我，丰富自我，更是一种幸运。在多个场合，我也说过，做翻译，不能止于翻译，要去探索翻译背后丰富的世界。作为一个翻译者，我还有很多的机会去亲历、去促进一些重要的文化交流活动。比如我先后组织过莫言与勒克莱齐奥这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多次交流；我参加过上海世博会申办报告的翻译定稿工作，被聘为上海世博会组委会的语言顾问；我还应邀参与了南京青奥会申办报告的撰写和翻译定稿。我和我当时的法语系团队做了非常重要的工作，为南京获得青奥会的主办权做了贡献；我还应邀担任南京申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学之都的顾问，为南京成功申办世界文学之都做了大量工作，为中外文学交流拓展了有益的路径。现在再回头想想四十多年来所做的翻译方面的工作，我觉得从翻译出发，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和惊喜。

许方：四十多年以来，您不断积累，不断探索，形成了鲜明的特色。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刘霖就在《中国翻译》发文，题目叫“理论与实践并重——忠实与创造统一——青年翻译家许钧给我们的启示”。在这篇文章中，刘霖特别指出，您发表的不少论文“都以自己的翻译经验为基础，以自己的译作为译例，在大量的实践基础上进行理论探讨，又在理论的指导下从事实践”（44）。后来，穆雷又对您做了访谈，专门谈了“关于翻译实践与翻译研究的互动关系”。¹能否请您谈谈，这么多年来，您为什么一直坚持以实践为基础，特别看重实践与理论的互动？

许钧：原因很简单，因为翻译实践活动给我带来了许多收获。首先，从翻译实践出发，我对翻译有了越来越深刻的认识。一个做翻译的人，对翻译应该有自己的认识，要建立翻译观和翻译价值观。如果对翻译没有明确的认识，尤其对翻译价值没有深刻的理解，对翻译活动不可能有持久的投入，也不可能自觉的追求。傅雷把翻译视作自己的生命，他翻译了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和巴尔扎克的很多名著，是因为“他很早就把自己的译事与国人的自强以及民族的进步联系起来。他希望通过翻译活动振兴民族，给予国人精神上的勇力；同时，以翻译活动服务社会，推动我国的文化发展，为社会文明默默奉献”（许钧等 1）。许渊冲先生生命不息，翻译不止，也是因为他对翻译有深刻的认识与明确的追求，在他看来，翻译是创造美，是为了丰富世界文化。我从自己的翻译实践出发，一直对翻译活动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创造性进行思考。在这一方面，我最大的收获，是对翻译的本质特征

1 参见 穆雷、许钧：“关于翻译实践与翻译研究的互动关系——许钧教授访谈录”，《外语与外语教学》1（2006）：57-59。

和翻译的价值提出了自己的认识，对翻译做了界定。尤其是对翻译价值的探讨，应该说对深化社会对“何为译”与“译何为”的认识，起到了推进作用。

许方：确实，您对翻译的界定，已经得到了学界普遍的肯定。据我所知，《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发布了网络版，您是翻译学科条目的主编，其中的“翻译”这一条目，就是您撰写的。刚才您谈到您坚持翻译实践与翻译理论互动，我最近在读您主编的《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翻译对话录》，您与季羨林、萧乾、叶君健、许渊冲、罗新璋等二十多位翻译家就文学翻译的基本问题，进行了探讨，可以说是对20世纪中国文学翻译做了一次梳理与总结。¹通过这部书，我们不仅可以领略到各位翻译大家的翻译艺术与精神风貌，更能看到翻译之于社会发展所起到的巨大作用，还能追踪到翻译实践问题是如何上升为翻译基本理论问题的。这部书在国内学界影响很大，前几年通过中国学术外译项目，由劳特里奇出版社于2020年出了英文版。据复旦大学陶友兰教授搜集的材料，这部书已经被国际上近百家图书馆收藏，还有美国的两所大学将该书列为翻译学科的参考书目。

许钧：谢谢你提供了有关这部书的学术影响的信息。这部书对我而言，确实具有特殊的价值。从那些老翻译家那里，我学到了很多。我之所以特别看重老翻译家们丰富的翻译经验，是因为如你所言，那是理论之源。我和刘和平教授曾结合这些老翻译家的翻译经历，对他们的翻译研究做了梳理与总结，对他们有关文学翻译的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做了阐发，写了一篇文章，叫“文学翻译的经验总结与理论升华”，刊登在国际著名的翻译学杂志 *META* 上。²随着翻译之路的不断延伸，我渐渐认识到了，理论探索，不能忽视实践，更不能与实践脱节。翻译理论研究，要重视中国数千年翻译的历史，也要关注当下越来越丰富的翻译实践。实际上，我走上翻译研究之路，把翻译研究确定为自己最重要的学术方向，最直接的原因就是自己在翻译实践中遇到了很多问题，需要去寻求答案，老一辈学者的影响与指导，固然重要，但很多问题难以找到现成的答案，必须去探索。我的两部翻译批评著作《文学翻译批评研究》《文字·文学·文化——〈红与黑〉汉译研究》就是实践与理论互动的成果。我的不少理论著作，包括《翻译论》《翻译概论》，都有这样的特点。

许方：您一直努力向老一辈翻译家学习，从翻译大家那里汲取经验。同时，您也特别注重弘扬老一辈翻译家的优秀翻译传统。2018年，浙江大学成立了中华译学馆，其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要弘扬翻译精神。您主编了《中华译学馆·中华翻译家代表性译文库》，旨在“展现中华翻译家的经典译文，塑

1 参见许钧等：《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翻译对话录》，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

2 参见 Xu Jun and Liu Heping, “Expériences et théorisation de la traduction littéraire en Chine,” *Meta* 4 (2004): 786-804.

造中华翻译家的精神形象，深化翻译之本质的认识”（许钧，“总序”3）。纵观数千年的中华翻译史，您认为翻译具有怎样的力量？

许钧：我想，开放的精神与创造的力量，可以构成我们认识翻译、理解翻译的两个基点。在《中华译学馆·中华翻译家代表性译文库》的总序中，我强调指出：“中国的翻译史，就是一部中外文化交流、互学互鉴的历史，也是一部中外思想不断拓展、不断创新、不断丰富历史。而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一位位伟大的翻译家，不仅仅以他们精心阐释、用心传译的文本为国人打开异域的世界，引入新思想、新观念，更以他们的开放性与先锋性，在中外思想、文化、文学交流史上立下了一个个具有引领价值的精神坐标”（2）。我特别希望，我们的青年一代，要以老一辈翻译家为榜样，弘扬翻译精神，不断拓展精神疆域，驱动思想创新。

许方：谢谢您花了这么宝贵的时间，与我交流，为我解惑。最后能否请您为青年学子说一句话？

许钧：我想说，翻译是历史的奇遇，是文化的构建力量，是人类灵魂的共鸣。

Works Cited

- 刘霖：“理论与实践并重 忠实与创造统一——青年翻译家许钧给我们的启示”，《中国翻译》6（1992）：43-45。
- [Liu Mu. “Emphasis on Theory and Practice, Unity of Fidelity and Creativity: Inspiration from Young Translator Xu Jun.”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6 (1992): 43-45.]
- 刘云虹：“文学翻译生成中译者的主体化”，《外语教学与研究》4（2022）：590-599+640。
- [Liu Yunhong. “Translator’s Subjectification in the Becoming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4 (2022): 590-599+640.]
- 刘云虹、许钧：“异的考验——关于翻译伦理的对谈”，《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2（2016）：70-77。
- [Liu Yunhong and Xu Jun. “The Experience of the Foreign: An Interview on Translation Ethics.” *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s* 2 (2016): 70-77.]
- 穆雷、许钧：“关于翻译实践与翻译研究的互动关系——许钧教授访谈录”，《外语与外语教学》1（2006）：57-59。
- [Mu Lei and Xu Ju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ranslation Practice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Xu Jun.” *Foreign Languages and Their Teaching* 1 (2006): 57-59.]
-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 [Nie Zhenzhao.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14.]
- 许钧：“翻译选择与文化立场——关于翻译教学的思考”，《中国外语》5（2021）：1+12-15。
- [Xu Jun. “Choices in Translation and Cultural Position: Some Thoughts on Translation Teaching.”

Foreign Languages in China 5 (2021): 1+12-15.]

——: “在抵抗与考验中拓展新的可能——关于翻译与语言的问题”，《语言战略研究》5 (2019): 5-6。

[—: “Expanding New Possibilities in Resistance and Testing: Issues Regarding Translation and Language.” *Chinese Journal of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 5 (2019): 5-6.]

——: “总序”，《中华译学馆·中华翻译家代表性译文库·朱生豪卷》，许钧、郭国良主编。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4页。

[—: “General Preface.” *Chinese Academy of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The Representative Translated Works Library of Chinese Translators. Vol. Zhu Shenghao*, edited by Xu Jun and Guo Guoliang. Hangzhou: Zhejiang UP, 2019. 1-4.]

——: “文学翻译、文化交流与学术研究的互动——以我和勒克莱齐奥的交往为例”，《外语教学》3 (2018): 71-77。

[—: “The Interaction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Cultural Exchange, and Academic Research: A Case Study of My Interaction with Le Clézio.”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3 (2018): 71-77.]

——: “试论译作与原作的关系”，《外语教学与研究》1 (2002): 15-21。

[—: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nslation and Original Works.”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1 (2002): 15-21.]

——: “文化多样性与翻译的使命”，《中国翻译》1 (2005): 41-44。

[—: “Promoting Cultural Diversity as a Mission of Translation.”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1 (2005): 41-44.]

——: “经典的阅读、理解与阐释——《法国文学经典译丛》代总序”，《法国文学经典译丛》，许钧编。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3页。

[—: “The Reading,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ation of Classics: General Preface to *Collection of Translations of French Literary Classics*.” *Collection of Translations of French Literary Classics*, edited by Xu Jun. Nanjing: Nanjing UP, 2017. 1-3.]

——: “当下翻译研究中值得思考的几个问题”，《当代外语研究》3 (2017): 1-5+111+110。

[—: “Several Issues Worth Considering in the Translation Study at Present.” *Contemporary Foreign Language Studies* 3 (2017): 1-5+111+110.]

许钧等：《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翻译对话录》。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

[Xu Jun et al. *Dialogues 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Nanjing: Yilin Publishing House, 2001.]

——: 《傅雷翻译研究》。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年。

[—: *Studies on Fu Lei's Translation Works*. Nanjing: Yilin Publishing House, 2016.]

Xu Jun and Liu Heping. “Expériences et théorisation de la traduction littéraire en Chine.” *Meta* 4 (2004): 786-804.